

Erich Zöllner
GESCHICHTE ÖSTERREICHS
VON DEN ANFÄNGEN BIS ZUR GEGENWART
Verlag für Geschichte und Politik, Wien

800

奥 地 利 史

从开端至现代

[奥] 埃里希·策尔纳 著

李澍泂 杜文棠 林荣远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装

850×1168 毫米 1/32 25 3/4 印张 2 插页 582 千字

1981 年 6 月第 1 版 1981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600 册

统一书号: 11017·499 定价: 4.70 元

目 录

第一版前言·····	3
第四版前言·····	5
地图和世系表·····	6—7
导言 地理基础·····	7
一、上古史·····	16
从人类移民的开端到伊利里亚和凯尔特民族文化	
二、罗马时代的奥地利·····	28
(公元前 15 年至公元五世纪末)	
三、拜恩人的部族公爵领地和法兰克人的边区·····	45
(六至十世纪)	
四、巴奔堡家族和奥地利诸邦的形成·····	75
(976 年至 1246 年)	
五、中世纪晚期 (1246 年至 1526 年) 和哈布斯堡家族	
“对奥地利的统治”·····	141
六、宗教改革与反宗教改革·····	240
(1526 年至 1648 年)	
七、奥地利上升为强国·····	314
(1648 年至 1740 年)	
八、改革、反动与革命·····	386
(1740 年至 1848 年)	
九、弗兰茨-约瑟夫时代和君主国的衰亡·····	504
(1848 年至 1918 年)	

十、从第一共和到第二共和·····	621
(1918年至1955年)	
索 引·····	721
译后记·····	800

目 录

第一版前言·····	3
第四版前言·····	5
地图和世系表·····	6—7
导言 地理基础·····	7
一、上古史·····	16
从人类移民的开端到伊利里亚和凯尔特民族文化	
二、罗马时代的奥地利·····	28
(公元前 15 年至公元五世纪末)	
三、拜恩人的部族公爵领地和法兰克人的边区·····	45
(六至十世纪)	
四、巴奔堡家族和奥地利诸邦的形成·····	75
(976 年至 1246 年)	
五、中世纪晚期 (1246 年至 1526 年) 和哈布斯堡家族	
“对奥地利的统治”·····	141
六、宗教改革与反宗教改革·····	240
(1526 年至 1648 年)	
七、奥地利上升为强国·····	314
(1648 年至 1740 年)	
八、改革、反动与革命·····	386
(1740 年至 1848 年)	
九、弗兰茨-约瑟夫时代和君主国的衰亡·····	504
(1848 年至 1918 年)	

十、从第一共和到第二共和·····	621
(1918年至1955年)	
索 引·····	721
译后记·····	800

第一版前言

本书如书名所示，叙述奥地利境内从最初的垦殖时代直到当今的历史，内容不限于奥地利国家制度的沿革，尽管不断变换形式的国家制度理应成为叙述的主要对象。在陈述时，笔者力求兼顾政治和文化两个方面。如果说文化史一般地已另立篇章，那么这样做时曾注意行文力求概括明晰，一目了然。我深知文化发展与政治发展之间具有各种各样的紧密联系，并相信这种联系在陈述时已得到适当的表达。

本书面向专业史学工作者，同样也面向历史爱好者。在选定的范围内，作者力求提供一幅尽可能深入的与当前研究水平相适应的图景。看来恰当的作法是，避免广泛的论证，以便对史实进行较为深入的描述。因此，风格也以婉约洗炼为宜。我希望，本书不至于显得过于堆砌材料。

作者如过分强调自己偏爱的领域和题目，就达不到对奥地利进行全面论述的目的。反之，作者倒是应该尽可能均衡地安排章节，对于那些作者也许兴趣不大的东西亦应相应地予以论述。我曾特别致力于均衡地处理材料。垦殖和移民的历史通常都叙述得比较简略，看来完全应当予以较此类著作通常所作的更加详尽的考察。

本书的性质决定了不能在脚注中逐一注明资料和文献的出处；然而，我已附上一个相当详尽的参考文献目录，这也可以视为一份供研究奥地利史用的书目选。

最后,我十分愿意并且理应向下列人士表示谢意,如安娜·考瑞斯,弗里茨·费尔纳、路特维希·耶德里卡、阿尔方斯·洛茨基、鲁尔夫·内克,里查德·皮蒂奥尼,赫尔曼·魏特尔斯,雷纳特·瓦格纳以及康拉德·维歇,他们或审阅本书不同章节或为本书提供文献,助益尤多。本书的附图系汉斯·施劳塞尔所制。威廉·瓦格纳为本书提出了宝贵的意见。索引是沃尔夫狄特尔·比尔和多罗特娅·玛格尔制作的。审阅校样时得到了海因利希·科勒尔的支持。本人对卡尔·科尔尼德斯博士先生以及历史政治出版社对本书细心周到的关切,对印刷厂R·施皮斯公司诸同人认真仔细的工作亦致谢忱。

埃里希·策尔纳

1961年10月 于维也纳

第四版前言

如同本书第三版一样，这个第四版仅对文字作了若干小的修改。作者力求从有关新出版物中选用更多的文献资料并考虑到其广泛的代表性。同事们的各种提示减轻了我这个新版本的工作；对他们，尤其是威廉·阿尔青格、瓦尔特·莱奇以及格拉尔德·施图尔茨谨致衷心谢意。海德·丁斯特代阅校样，给了作者以支持。

埃里希·策尔纳

1969年10月 于维也纳

拉丁文地名对照表(见地图 1)

Adjuvense(Yebbs) 阿朱芬塞(伊布斯)	达勒镇
Aelium Cetium(St. Pölten) 埃利乌姆·塞蒂乌姆(圣珀尔滕)	Juenna bei Globasnitz 尤埃那(在格洛巴斯尼茨附近)
Aguntum(Lienz) 阿贡图姆(利恩茨)	Julium Carinicum(Zuglio) 尤利姆·卡里尼孔(楚格利奥)
Ala Nova (Schwehat) 阿拉·诺瓦(施维哈特)	Juvavum(Salzburg) 尤瓦富姆(萨尔茨堡)
Aquae(Baden) 阿蒯(巴登)	Lauriacum Enns(Lorch) 劳里阿库姆, 恩斯(洛尔希)
Aquicum 阿昆孔(在今布达佩斯附近)	Lentia(Linz) 伦蒂亚(林茨)
Arelape(Pöchlarn) 阿雷拉佩(帕希拉恩)	Matreium(Matrei) 马特雷姆(马特赖)
Asturis(Klosterneuburg) 阿斯图里斯(克洛斯特新堡)	Mediolanum (Meiland) 梅底奥拉农(米兰)
Augusta Vindelicum(Augsburg) 奥古斯塔·温德利孔(奥格斯堡)	Namara(Melk) 纳马拉(梅尔克)
Boiodurum(Innstadt) 博伊奥杜鲁姆(因施塔特)	Ovilava(Wels) 奥维拉瓦(韦尔斯)
Brigantium(Bregenz) 布里甘蒂姆(布雷根茨)	Parthanum(Garmisch-Partenkirchen) 帕塔农(加米施-帕滕基尔兴)
Brigetio 布里杰蒂奥	Poetovio Pettau(Piuj) 珀托维奥 佩陶(皮乌依)
Cambodunum(Kempton) 康波杜农(肯普滕)	Regina Castra(Regensburg) 雷吉那·卡斯特拉(雷根斯堡)
Castra Batava(Passau) 卡斯特拉·巴塔法(帕绍)	Santicum(Villach) 桑蒂孔(菲拉赫)
Castrum Maiense(Meran) 卡斯特鲁姆·迈恩塞(美朗)	Savaria Steinamanger(Szombathely) 萨瓦里亚 施泰纳曼格(桑博特海伊)
Celeia Cilli(Celje) 切莱阿, 齐利(塞利耶)	Scarabantia(Sopron) Ödenburg 斯卡拉班蒂亚(索普隆) 厄登堡
Comagenaie(Tulln) 科马盖内(图恩)	Teriolae(Zirl) 特里奥拉(齐尔)
Cucullae(Kuchl) 库库莱(库赫尔)	Teurnia(St. Peter im Holz) 特伊尔尼亚(林中的圣彼得)
Emona Laibach(Ljubljana) 埃莫纳, 莱巴赫(卢布尔雅那)	Veldidena(Welten) 魏尔底戴纳(韦尔滕)
Esseg Mursa(Osijek) 埃塞格, 穆尔萨(奥西耶克)	Vindobona(Wien) 文多波纳(维也纳)
Faviane(Mautern) 法维阿纳(毛特恩)	Vipitenum(Sterzing) 维皮泰农(施特尔青)
Flavia Soliva(Eibnitz) 弗拉维阿·索利瓦(埃布尼茨)	Virunum(Zollfeld) 维鲁努姆(措尔费尔德)
Forum Julium Cividale 尤利姆·齐维	

导言 地理基础

奥地利历史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它的发展节奏与世界历史完全⁹合拍，其它国家的历史似乎没有这种情况。拜恩-法兰克边区，巴奔堡家族统治以及哈布斯堡家族“对奥地利的统治”和中世纪的三个主要时期相当。当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地理大发现开辟了一个新时代的开端时，“奥地利家族”的权势已扩大并形成了自己的世界地位，并使奥地利、波希米亚和匈牙利诸国得以联合成为多瑙河君主国。这种联合的趋势在中欧的较狭窄的范围里曾一再表现出来。当乌得勒支和拉施塔特和约结束了争夺西班牙王位的世界战争时，1713年的国事诏书却保证了多瑙河君主国的继续存在。在二十世纪又发生了世界范围的巨大灾难，多瑙河君主国在这场灾祸中瓦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以及战后战胜国之间的关系紧张的局势下，疆域变小了的奥地利又面临着生死存亡的问题。尽管震撼世界的危机一再牵动奥地利的生命线，然而奥地利的此类矛盾却每每产生了相反的结局。只要举出刚过去的几桩事例就可说明问题。试回想一下1914年萨拉热窝的刺杀案，三十年代的经济危机，最后还有发生在1938年3月的事件，以此为肇端，许多事件接踵而来，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自愿落籍在奥地利的赫贝尔在他那言之中肯并常被引用的诗句里表述了这些事件的相互作用。他称奥地利是一个小天地，“在那里，大世界进行着演习”。历史学家的职责在于探究根源：根源首先应从奥地利的地理位置中去寻找。我们对于地理位置固然不能过分强调，认为这种

和图尔恩三处长久以来就比较重要，而最重要的交通枢纽则位于多瑙河河道与古代远程道路网相交叉之处。这一道路网越过摩拉维亚山口将维也纳盆地与奥得河和维斯杜拉河河谷连接起来，东北方直抵波罗的海海岸，直至涅曼河入海口一带。这种远古的所谓“琥珀之路”^①穿过多瑙河以后继续分为一束通往亚得里亚海的道路。较早时期，沿阿尔卑斯山东缘的道路采用越过厄登堡—施泰纳曼格(Ödenburg-Steinamanger)一线，中世纪以后，穿过东阿尔卑斯山斜谷(ostalpine Schrägfurche)的塞默林大道则更受人们重视。主要受政治疆界变动的影响而产生的这种向西推移，使跨越多瑙河的渡口由加尔农通转移到维也纳。于是维也纳便成为奥地利境内的多瑙河流域最重要的居民点，甚至可以说是沿河最重要的居民点。

这里，在维也纳地区，东阿尔卑斯山的余脉一直绵延到多瑙河谷。东阿尔卑斯山遍布于今日奥地利国境内的绝大部分地区，因此人们径直把奥地利说成是东阿尔卑斯国。人们惯常把从博登湖穿过施普吕根山口至科摩湖进而通向后莱茵河谷的那条线划为奥地利的西部边界。和西阿尔卑斯山相比，东阿尔卑斯山海拔较低，也比较开阔，呈扇形，地质构造清晰，有山隘通道，易于越过。在这些山隘要道中，有两条对于南北交通具有重要意义：其一通过埃伦贝格山峡、费恩山口和雷申沙伊德克山口，第二条通过沙尔尼茨和勃伦纳山口，这一条更为重要。通过这两个山口的路线是德国通往意大利的最短路线，沿途要通过埃奇河谷或者更往东延伸至皮亚韦河。这些山口和道路组成的交通网以若干横的线路为补充，不仅有经济价值，也有政治意义。它几乎构成了历史上的蒂罗尔邦

^① “琥珀之路”(Bernsteinstrasse)，相传为向南欧运输琥珀，以交换黄金、食盐的道路。——译者

赖以形成的重要的自然条件。再往东去，一条长得多的经过萨尔茨堡山口和克恩滕山口的路线曾被利用过，从那里人们还可经由运河河谷(Kanaltal)，必要时还可以通过普勒肯山口和塔利亚门托河谷到达弗里奥尔和威尼斯城。

阿尔卑斯山区内部的东西向交通比较简单，这是由地形结构所决定的。顺着这个方向，阿尔卑斯山被一道道纵谷分割成带形地带，这些纵谷大都沿着不同岩区的边界延伸，它们本身又由山隘通道互相沟通起来。这类情形在中阿尔卑斯山与北部石灰岩阿尔卑斯山之间的因河、萨尔察赫河及恩斯河上游尤为显著。在南边，在中部山脉与南部的石灰岩区之间，由普斯特尔河谷和德劳河谷形成了两条平行的深壑，而穆尔河的上游河道，在结晶岩区的两山脉之间，固然与任何地质界线并不吻合，但仍不失为第三条重要的东西向联络线。上述诸河流继续向前流去，由环带状的东阿尔卑斯山区进入山前的平原区，这样一来，它们的河谷也就变成了阿尔卑斯山与邻接地区的重要交通线。北部河谷伸向阿尔卑斯山的前麓地区，埃奇河流入意大利平原，德劳河和穆尔河则流入潘诺尼亚平原。阿尔卑斯山的河谷间或扩展而成为盆地，那里的气候条件和植物生长情况与四邻的高地迥然不同；克拉根福盆地最宽阔，因其交通条件使然，也最为重要。其次应当提到的是塔姆斯韦格盆地和犹登堡盆地。

阿尔卑斯山区内部的盆地和河谷，除了因为有着过往交通的
12 便利，长期垦殖的可能性，以及后来以农业为基础的高山垦殖条件以外，还有丰富的矿藏，自古以来就促使经营者涌入山区。金、银、铜、铅、菱镁矿、锑、石墨、特别是盐和铁（现在贵金属除外）一向蕴藏丰富，值得开采。采矿业在东阿尔卑斯山区域的经济史上一直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此外，对于国民经济同具重要意义的是大面积

的森林,主要是针叶林,以及在较低的山坡上生长着的阔叶林,都提供了丰富的木材。今日,虽几经砍伐,奥地利国土三分之一以上仍为森林所覆盖。

在阿尔卑斯山环带以北,阿尔卑斯山前区向前伸展,向东渐趋狭窄,它是施瓦本—巴伐利亚高原的延续。这一地区的景物尚属平常,然而尽管土质各异,却农产丰饶,是一个很重要的种植区,是奥地利最重要的谷仓。特别在地势低洼的盆地,例如埃弗丁盆地的农业产量较奥地利境内其它地区为高,更加以地近多瑙河支流和多瑙河汇流处,对形成城镇居民点亦颇为适宜。

阿尔卑斯山东缘的风光景物的特点不大一致,是一个典型的过渡地带。维也纳盆地的交通位置非常重要,正处于有许多分支和台地的“东阿尔卑斯断裂线”与驼原(Bucklige Welt)^①、罗萨林—莱塔山脉的下倾丘陵地之间。这里诚然有着明显的景观特色,但在气候和地质结构上已呈现潘诺尼亚平原的若干特征。布尔根兰北部的自然风貌带有强烈的草原特色,其南部在构造方面则完全属于施蒂里亚丘陵地带。这个丘陵地带更接近森林茂密的山区,而与东部毗连的平原相去甚远,尽管格拉茨弧形地(Grazer Bucht)的气候受此平原的影响极大。

多瑙河以北的奥地利,即所谓上奥地利的米尔菲特尔(Mühlviertel)和曼哈茨贝格上方和下方的下奥地利区(瓦尔德菲特尔Waldviertel及魏因菲特尔Weinviertel)与奥地利境外的各邦同样联系紧密。米尔菲特尔和瓦尔德菲特尔属于波希米亚山脉的花岗岩与片麻岩地区的南部,这里开发较晚,森林茂密。魏因菲特尔具有喀尔巴阡山前麓丘陵地带的若干特点,一片不毛的黄土,始终没

^① “驼原”(Bucklige Welt),地名,在下奥地利的南隅,属于中央山脉,多牧场和森林,谷地丰饶。——译者

有森林，这里就是奥地利最为古老的一直有人居住的垦殖区。现今，魏因菲特尔又因石油的开采使得奥地利的阿尔卑斯矿藏更加齐备。它作为谷物和葡萄输出地所起的农业职能则渊源更早。多瑙河平原的富饶的河套即马希菲尔特的各个部份也全是这种情况。

- 13 气候方面的差异与奥地利境内地形区划的多样相适应。奥地利的气候与中欧的一样，介于西欧海洋性气候与东欧平原的大陆性气候之间。在奥地利境内，阿尔卑斯山雨雪丰沛，经常处于较长的冬夏之交的过渡时期之中。阿尔卑斯山麓前地区的情形颇类于此。与此相比，多瑙河以北的花岗岩高地的自然条件就严峻得多了。奥地利东部山地边缘区的气候表现为雨雪稀少，气温升降剧烈，尤其是喀尔巴阡山的麓前区和诺伊齐德尔湖区域，这里已经属于潘诺尼亚气候区范围。相应地，这些地区的植物也与阿尔卑斯山区迥异，和蓬特地区的植物更为相近，植被逐渐向东过渡到蓬特地区。阿尔卑斯山中部盆地的特点是气温变化剧烈，冬季湖水结冰，夏有酷暑期。

尽管各个地区的气候条件有这些差别，如果把冰河期、间冰期的上古时代气候迥异的情形排除在外，那么，作为全貌，就呈现尽管气候适中，但并不太温和而且变化多端这样一个特点。这种气候条件和土质特性加在一起，既向在这里垦殖的人们提出了相当严格的要求，同时也激起人们体力和智力活动的兴趣，人们以此获取生活所需品并使他们在垦殖地区坚持下来。

* * *

前文业已指出，和邻近地区的关系和联系是多种多样的，这在历史上具有极大的重要性。如果试对奥地利各邦的建筑风格进行一番粗略的考察，即不难看出，几乎没有什么独立的奥地利区域之

可言，尽管东阿尔卑斯山脉在奥地利的地形构成中具有明显的特征。奥地利在其历史进程中一再深深地受到毗邻地区的政治、民族、文化诸方面的影响，相形之下，直接由西阿尔卑斯地区来的影响要算最少，尽管在这里，在罗马帝国时代以及在哈布斯堡家族与瑞士人发生争执时期，联系也是相当密切的。罗马人曾越过上意大利平原，涌入东阿尔卑斯山和多瑙河地区，从这里，罗马文化以最便捷的途径长驱直入而来，延续数百年之久。另一方面，东阿尔卑斯山地区国家的建立也一再影响到南面的毗邻平原，甚至影响到亚平宁半岛。与喀斯特地区及其腹地的联系更紧密，也更为持久。这里是奥地利通海的最短途径。在这个伙伴关系中，奥地利在政治和文化方面都发挥了决定性的和更为积极的作用。这里我们已进入多瑙河君主国的地理范围，东阿尔卑斯、苏台德、喀尔巴阡以及喀斯特诸地区应视为多瑙河君主国的核心地区。在上述各区中，人们经常把喀尔巴阡地区视为一个特殊的、轮廓分明、自成一体的单元。这样说肯定是对的，虽然确定无疑的是，在这些地区的历史中，除了如象阿尔帕登、昂儒^①以及后来哈布斯堡治下的匈牙利国家所表现出来的那种统一以外，在罗马时代、中世纪初期、土耳其纷争时期，以至二十世纪，分裂局面也不应忽视。这种情况再一次表明，地理因素不能一成不变地决定政治疆界的形成。

联接喀尔巴阡山弧形地带与东阿尔卑斯山的豁口，以普雷斯堡—海因堡隘口最为重要，其次，厄登堡和布鲁克隘口也很重要，这些都是奥地利境内维也纳附近交会的道路的入口，它们都是名副其实的军运要道。开阔的匈牙利低原自远古以来就对欧亚大陆的草原游牧民族具有特别的吸引力。匈奴人、阿瓦尔人和马扎

^① 阿尔帕登(Arpaden)王朝，在十、十一世纪时曾统治匈牙利；昂儒(Anjou)王朝，曾于1206—1435年统治过匈牙利。——译者

尔人选择这里作为移居地，蒙古人和突厥人则穿过这里而直抵东阿尔卑斯山的边缘地区。由喀尔巴阡盆地通往外地的门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阶段，显示出巨大的战略意义，给人留下难忘的印象。数百年来，它们不大引人注目，其原因仅仅在于东阿尔卑斯山地区、喀尔巴阡山地区以及苏台德地区在哈布斯堡帝国内部实行了国家联合。

同样对维也纳盆地敞开的波希米亚—摩拉维亚地区，也象匈牙利地区那样，较东阿尔卑斯山地区更加广阔，轮廓也更加清晰。波希米亚作为“欧洲城堡”的重要意义常常被人们所称誉。其北面、西面和南面森林茂密。早先难以通行的山区作为天然屏障。地形决定了波希米亚内部交通道路交会于一点，从而确保了布拉格作为该区政治中心的不可争辩的地位。邻近的摩拉维亚的边界和划分就不那么明晰。与奥地利接壤的开阔的南部边界有利于重镇维也纳和布吕恩之间的交往。波希米亚与摩拉维亚之间的分水岭高度适中，并不难越过。“琥珀之路”所越过的马尔希河与奥得河之间的内摩拉维亚分水岭亦不难越过。

奥地利与巴伐利亚之间的交通主要依赖多瑙河水路，更往西去，阿尔卑斯山山谷各个向北的谷口也承担了这种职能。巴伐利
15 亚(推而广之，德国)地区与奥地利地区的接壤大大促进了两者之间的政治和移民方面的紧密关系。这种悠久的休戚与共的关系，有时强些有时弱些，其最引人注目的结果就是语言相同。哈布斯堡家族想获取巴伐利亚，进而把散处德国西南部的王朝的属地与奥地利诸邦之间的宽阔空隙填补起来，从而把整个上、中多瑙地区拿到手，他们的这种努力，尤其在十八世纪所作的这种努力，说明奥地利方面对巴伐利亚是何等重视。第三帝国的扩张则沿着相反的方向进行。